

金門話考釋

洪乾祐 ● 著



總策畫／陳水在
總編輯／楊樹清
總校訂／龔鵬程
主編／楊再平

《金門學》叢刊 KM018

金門話考釋



洪乾祐／著

.....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金門話考釋 / 洪乾祐著. — 第一版. — 臺北縣
永和市：稻田，民 88
面：公分 — (金門學叢刊；KM018)
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57-8332-63-7(平裝)

1. 閩南語

802.5231

88006705

《金門學》叢刊 KM018

金門話考釋

著 者：洪乾祐
攝 影：楊樹清·楊樹森·許少昆
總 策 畫：陳水在（金門縣長）
總 校 訂：龔鵬程（南華管理學院校長）
總 編 輯：楊樹清（金門報導社社長）
主 編：楊再平（金門縣觀光協會總幹事）
發 行 人：孫鈴珠
出 版：稻田出版有限公司
登 記 處：局版臺業字第5339號
地 址：台北縣永和中正路660號5樓
電 話：(02)29262805
傳 真：(02)29249942
郵 撥：1635922—2稻田出版有限公司
法 律 顧問：蕭雄淋律師
分 色 製 版：長城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地 址：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7樓
印 刷：鴻展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地 址：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2弄3號
出 版 日 期：1999年（民國88年）5月 第一版第一刷

定 價：150 元

版權所有，不准翻印

Printed in Taiwan



閩南語・金門話

一千七百年以來，金門的住民大多數是福建漳州、泉州二府的移民和後裔，因此他們的語言也是閩南語中的漳州話、泉州話。經過長期演變，自成一種腔調。此外，可能還含有小部份的古越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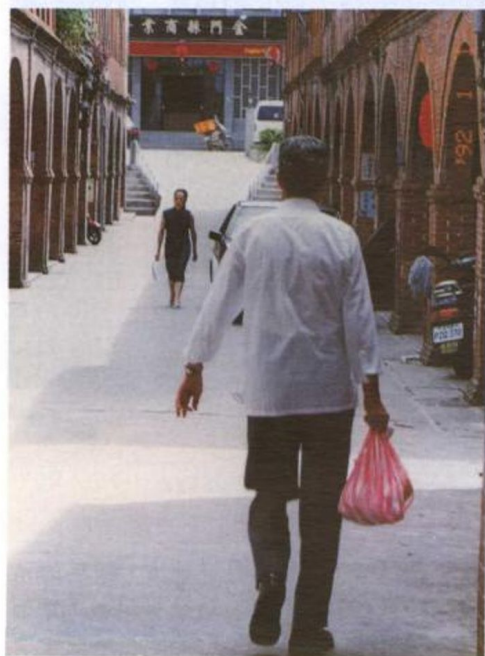
（金門報導社許少昆、楊樹清／攝影提供）



「去兩三年仔，就著倒來」(k'ī上去 sā上平 lǝ下去 lǐ下平 a上去 tsiu
下去 tiok下入 to上去 lai下平)

金門土地荒瘠、耕稼不易，赴南洋謀生是另一條出路。壯丁出洋之日，父母妻孥送到金門著名的古渡「同安渡頭」，面對茫茫大海，常常是一家人要哭腫眼睛的。父母便向兒子說：「去兩三年仔，就著倒來！」意思是訓勉兒子必須下定決心吃苦奮鬥，早發財，早榮歸，以光宗耀祖。

(金門報導社楊樹清／提供)



「老步在」(lau 下去 kɔ 下去
tsai 下去)

中國語言中「老成持重」、「老師先生」、「老辣」、「老驥伏櫪」等均含有敬重老年人世事見聞多，可為年輕人的師表榜樣。金門人常講「老的老步在」，老的，指年長之人；步，指步伐，引申為一切作人處事的過程；在，指穩健。所謂「老步在」，就是「年紀大的人做事穩健」。

(金門報導社楊樹森、楊樹清／攝影提供)



「食頭」(tsiak下入 t'au下平)

中國人「吃東西」的「吃」，最初是「食」。在金門這地方，每年的清明節，集合同宗族的男丁祭掃遷入金門的始祖祖墳和宗廟祭祀過後，每個家庭分年輪流一次作主人，在宗廟宴請全族的男丁。男丁（女人一概沒有資格）參加這種宴會，叫做「食頭」。

（金門報導社許少昆、王建裕／攝影提供）



「家內」(ke上平 lai下去)

金門話把「家裏」說成「家內」，遠比明朝更古。金門人對別人談到自己的妻子。多說「吾家內」或「吾厝內」。「厝內」等於「家內」。絕沒有像台灣話說「吾太太」ㄅ

(鄭珍美術工作室／提供)



「番屏」(buan上平 pin下平)

閩南語「屏」是指地方的「邊」或「面」，例如，「這邊」叫「這屏」，「那邊」叫「許屏」。金門人從明朝起到民國三十八年止，到南洋謀生的人數極多。凡是講到南洋，都說「番屏」。番屏，番地也。「到南洋去」，都說「落番」。

(金門報導社／提供)





「行船無等爸」(kiā下平 tsun下平 bo下平 tan上上 pe下去)

金門島地理上在泉州府屬的圍頭澳內，居於廈門島的東北方，四周海面的風浪比廈門大得多，周圍的海岸全是淺灘。船進港時，若錯過漲潮，情形就危急了；船出港，潮水的時間更不能算錯。金門話「行船無等爸」指的就是帆船出入港須看海潮，時到船必開，不及待任何人，包括自己的父親在內。

(金門報導社楊樹清／攝影提供)



「爛土有刺」(nua下去 t'ɔ下平 u下去 ts'i上去)

「爛土有刺」典故出自明朝金門后浦許獬和古區陳昌文兩位進士身上(詳見本書內說明)。爛泥土通常在地上被人踐踏,是最賤的;但萬一土堆裏混有看不見的尖利的草木芒刺,人赤腳必受刺傷。意思是,強者不要以為弱者好欺負,或者有一天弱者也能向強者意外回報一手。

(金門報導社楊樹森／攝影提供)

《金門學》叢刊總序(一)

金門。空中起百代文章

陳水在

金門雖為蕞爾島地，自古文治武功卻蜚聲遐邇。先民自晉時中原板蕩，避五胡入浯關壑；唐時設監牧馬，成為戰騎供應地；宋時朱熹主簿過化，文風興盛，歷代人才輩出；明末鄭軍據島抗清，並為轉進台灣驅荷之跳板，現時又為戰役紀念國家公園文化聖地。草闢迄今，凡一千六百餘年，歷代姓族之移入，匯聚諸多中華燦爛文化。

上下古今，金門人文之奇，金門賢聚（厝）出身的明尚書盧若騰在《募建太武寺疏》中說：「若夫人世之內，海上之奇稱者，我浯而外無兩焉。」浯就是浯洲金門。金門文武二山，太文山（即燕南山）文風鼎盛，有「玉柱雙擎」之姿，今山下父老猶呼燕龍；太武山「蜿蜒起伏，挺為巨巖，尊嚴莊重之勢，不屑與翠阜蒼巒爭妍絜秀」，所以自古即為紫陽過化，人文淵藪，歷史顯宦及名儒輩出之地。

金門的發源可上溯於晉，歷唐宋而入版圖，因南宋朱熹任同安主簿，兩度來金講學，設「燕南書院」於燕南山（今古區太文山麓），而有文風。明洪武二十年，守正千戶周德興設金門守禦千戶所，築金門城，與廈門城相呼應，從

此浯洲稱金門。由於位居我國東南，地勢險要，明清時期以還，即為嘉禾、泉南之捍門，台灣、澎湖之鎖鑰。因此，自古以來不僅成為兵家必爭之地，而且鍾靈毓秀，屏藩天造，雖迭經人為和天然的浩劫，仍然留下為數可觀歷史足跡和珍貴的文化資產。

古蹟、建築、文物、語言、風俗是歷史文化的見證，也是先民活動的紀錄，縱觀中國大歷史的演變，台灣首五大姓陳、林、李、許、蔡之第一位渡台開基者，全係由金門過海徙來。「開台進士」鄭用錫、「開澎進士」蔡廷蘭均為金門人，足可佐證金門乃中華文化傳衍到台、澎，及至南洋一帶的中繼站。

在歷史的洪流中，透過時間的考驗、空間的改造以及人事的變易，金門就像一顆越磨越光的寶石，在不斷的歷練中，綻放著歷史的光芒。然而，社會環境改變了人們的生活，使原本台閩一家的文化淵源，逐漸被漠視與淡忘；現代金門的戰爭結構，淹沒了金門的人文主軸。實則，金門力量的拓展與延伸，來自人文傳統與軍事角色，如此深刻緊密地纏結為一體；金門的魅力，不僅顯現在「固若金湯，雄鎮海門」的軍事面，更彰顯於「空中起百代文章」的人文面。

金門自晉元帝建武（公元三一七年）發跡以還，留下難以計數的歷史之奇、人文之美，金門，其實就是一部中原文化的縮影本。值此金門開基一千六百餘年，建縣八十周年之際，倡導「文化立縣」的金門縣政府與民間學者、出版社共同合作推動《金門學》叢刊的出版問世，充份發掘

研究、整合金門的歷史、地理、民俗、語言、文物、期能呈現金門「傳統與現代」、「戰爭與和平」、「政治與人文」、「島嶼與國際」、「古蹟與環保」的金門全貌。

《金門學》叢刊的編輯理念，建構於全球「島嶼文化」的蔚為風潮，以及李登輝總統「生命共同體」、「社區主義」、「文化造產」的實踐；藉由這套書的出版，讓我們為金門舊日的榮名，表達感恩之心，也為金門坦磊光明的明天，馨香祝禱。

（陳水在，金門第一、二屆民選縣長，金門文獻會主任委員，《金門學》叢刊總策畫）

《金門學》叢刊總序(二)

金門·天地間的清音

龍明程

一九九〇年間我赴海南島開會，討論中國現代化的問題，後來海南島的朋友們綜合我的一些建議，提出了一個《海南學》的觀念和架構，積極推動。迄今已編輯了若干史料，出版了幾種專著，辦過幾次國際研討會了。

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，我向楊樹清先生介紹了《海南學》的發展。他大感興趣，覺得他的家鄉似乎更具有發展成一門獨立學科的條件，開始鼓吹成立《金門學》。

的確，金門的歷史及其特殊地位，是無與倫比的。晉朝時即有衣冠南渡於此，唐朝闢地牧馬，宋朝以後，文教日昌，朱熹曾來講學，聲華赫赫，有「海濱鄒魯」之稱。不僅居民以中原宗族社會及生活習俗自負，且歷代出過四十三位進士，有「人丁不滿百，京官三十六」的美譽。這樣的人文成就，可說全國罕見。

但文化的島，也是一座飽歷滄桑的島。居住在島上的人，有許多是歷經東晉、南宋中原亂離而蹈海避秦於此地的。可是自明朝起，海寇即常在此出沒。明末鄭成功則以此為復興基地。鄭成功移墾台灣以後，清朝經營了一陣，

又爲日本所據。直到抗戰勝利後才再收歸版圖。乃不旋踵，國府南遷，金門竟成反攻前哨，鐵與血，重新雕塑著金門的面容，「海上仙洲」的舊名，遂漸漸隱入歷史的煙硝中。

歷經四十多年戰火的洗禮，金門現在又已成爲一座新型態的國家公園了。戰史、民俗、人文、陶瓷和酒，構築混融出特殊迷人的姿態，格外值得探究。

而金門長期與南洋互動的關聯，在這個新海洋時代，也是應予特別注意的。

區域史原本是國史的基礎，可是現今區域研究事實上又已超越了國家歷史的範疇。通過金門，我們更可以看見南太平洋複雜的政經文化族群國際關係。

這樣的島嶼，這樣的條件，自然足以發展成一門內涵豐富的《金門學》。在這門學科中，除了編輯整理有關金門的史料，呼籲各界重視並研究金門、關心金門的前途以外，更探討金門的歷史地位和意義，發展金門的觀點。《金門學》，不但應鼓勵世界各地學者專家文士藝師來研究金門，也當以金門的角度，形成金門的文化觀、歷史觀、世界觀，來和各界對話。在這樣的研究中，逐漸形成這門學科的方法論和理論體系，視野延伸向歷史，也伸展向未來。

換言之，所謂《金門學》，並不僅具有一種緬懷鄉土、擁抱歷史的意涵，並不只是金門人思鄉情緒的表現而已。它具有深遠厚實的客觀學術意義，未來必能在學術領域上表現它不可忽視的潛力。

現在這種意義和潛力，經楊樹清鼓吹，金門縣長陳水在促成，李赫先生支持推動，已經在世人面前顯露了它初

生的啼聲，讓我們聽見了天地間一個不可漠視的清音。我們一齊來傾聽吧！

（龔鵬程，師大文學博士，佛光大學南華管理學院校長，《金門學》叢刊總校訂。）